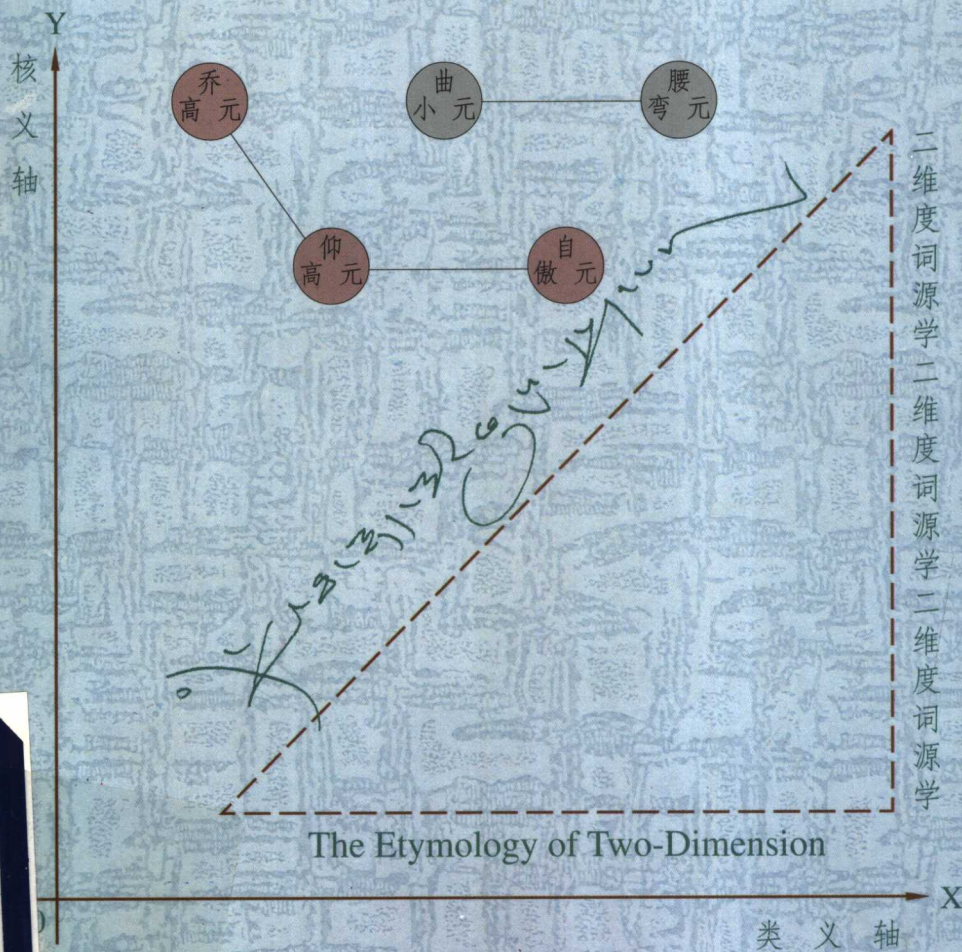


# 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

——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

杨光荣 著



民族出版社

# 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

——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

民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历史  
比较语言学/杨光荣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0. 9  
ISBN 7-105-04094-7

I. 藏… II. 杨… III. 同源词-对比研究-藏语、  
汉语 IV. H2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479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10 千字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16.20 元

---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

## 献 词

献给我所有的真人

真人的无私奉献给我以力量，使我完成学界艰巨的工程；

真人的不断激励给我以动力，使我完成学校最高的教育。

献给我园古代天才的词源学家刘照。

献给伟大的理论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

献给在一生中创造了两种不同哲学的天才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

---

爱因斯坦说：

“我认为，马赫的真正伟大就在于他坚如磐石的怀疑态度和独立性。”

“能够理智地拼出摆脱世俗偏见观点的人，为数很少，而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这种观点。”

“借助于已经获得的认识，显然能看到幸运地达到的目标，这一点连聪明的大学生也能轻易地理解到。但是，那种遐想联翩与怀着热切的奢望、信心与失望长年交织在一起的心情，以及最后向真理冲刺时的感情，所有这一切，唯有设身处地的人才能体会到。”

（摘自〔东德〕F·赫尔内克《爱因斯坦传》，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年11月）

霍金说：

“空间——时间为有限的，但是没有边界的可能性，这表明它没有开端，也就是创生的时刻。”

（摘自〔英〕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续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4月）

## 内容提要

本文内容主要有列几部分：

第一，以非线性观点探讨词源。以往的词源研究，是以历史主义为指导原则的，这是一种线性的思路。本文首次将非线性观点引入词源研究，建立了同源词语义、语音的二维度构造体系。这样，语义的核、类二分，跟语音的声、韵二分便统一了起来。

第二，索绪尔认为，能指的线条特征是语言符号的原则之一。本文认为，这只是一种表面的特征；事实上，从词义、词音的构造到句义的构造，均为非线性的。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非线性的体系。

第三，一种语言的同源词，在整体上呈现什么状况？以往人们并未提出这一问题。笔者在系联藏语同源词时，首次发现，同源词是呈现网络状态的，类似于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在随后的汉语同源词系联中，这一现象又重现了一次。这表明，同源词的网络性是一种普遍现象。

第四，哪些同源词该归为一组，一个同源词两属的现象怎样解释？这便是著名的“王念孙困惑”。本文从理论上阐明了这一问题。

第五，同源词和借词怎样区分？这是汉藏语系历史比较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汉藏语系历史比较就不会有实质上的进展。笔者从理论上阐明了这一问题，而且在实践中又成功地处理了这一难题。

第六，笔者从系联第一手材料着手，首先分别系联、考辨藏语同源词、汉语同源词，然后考证藏汉同源词。在汉藏语系同源

词的考证方面，本文展示了一条全新的路子。

第七，本文总结出求证语言发生关系的三条路子，而且指出各自适用的条件。

第八，本文初步建构了汉藏语系历史比较语言学，这是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它不但适用于汉藏语系，而且适用于印欧语系。

**关键词：**二维度词源学 象似元网络 王念孙困惑 汉藏语系  
历史比较语言学

## ABSTRACT

From the view of non - linearity, this dissertation mak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first - hand data , and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Two - Dimensional Etymology. Based on this theory, a new type of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of metalanguage, is built up.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the structural system of cognates consists of word meanings and sounds, which unite the semantic bisection of core meanings and class meanings with the phonetic bisection of initials and rhymes. This structural system also manifests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mechanism of cognates and that of loanwords, thus successfully distinguishes the cognates from the loanwords.

The author also finds that the cognates

existing in a language is distributed in a way corresponding to the neurological system of the brain.

**Keywords:** Etymology of Two – Dimension,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of  
Sino – Tibetan Family

## 序 一

汉语和藏语乃是同根所生，这已为中外语言学界所公认。但是由于分化年代久远、语言随时空而变异，鸿沟日益扩大，到如今几乎变得“面目全非”，兄弟之间“相见不相识”了。人们曾经设想根据今日兄弟姐妹之间的某些相似性去勾画出老祖宗的原貌。从语言学上说，就是通过比较当今亲属语言间的异同，再参照一切可以利用的历史文献来重建原始母语系统。这种大胆的构思颇具吸引力，但难度也很大。过去不少中外学者曾多方搜集语料，并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推理能力从事比较研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也推动了汉藏语言史的研究。但是人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单靠现有语料以求恢复汉藏母语的本来面目，实在难以实现。这正像单凭后代的长相画出数千年前老祖宗的模样一样困难。因此，语言学界只把这种通过比较重建母语的做法婉转地称之为构拟。构拟的结果要加个星号（asterisk），以表示这只是一种工作或“科学”的假设（hypothetical constructs），既难证实也难证伪，因为“死无对证”。

尽管构拟原始母语的工作困难重重，但是用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历史和亲属关系却是语言学史上的一大成就。这种历史比较法源于 19 世纪欧洲学者对印欧语系的研究，结果相当令人鼓舞。对此恩格斯曾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要了解‘本国语言材料的形式’，就必须追溯本国语言的形式和它的

逐步发展，如果一不顾它自身已经死亡的形式，二不顾同类的活着的和死的语言，那么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恩格斯认为欧洲的传统语法“由于缺乏历史的基础而带有自己的全部的诡辩性和任意性”。“显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位语言学者（指杜林），从来没有听说过近60年来这样有力地这样成功地发展起来的全部历史语言学，所以他不是到博普、格林和狄茨那里，而是到已故的海泽和贝克尔那里去寻求语言教育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Ⅲ，人民出版社，第359页）。博普、格林和狄茨正是用历史比较法研究印欧语系的先驱。

汉藏语系的研究正是在印欧语系研究的启发下开展起来的。汉族和藏族的故乡都在中国，汉语和藏语也主要通行于中国，因此中国语言学家义不容辞地要在这一领域做出应有的贡献。20世纪即将过去，回首往事，可以说在近百年里许多前辈学者已在汉藏语系研究领域做了许多可贵的开拓工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曾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全国语言调查工作，基本上摸清了我国各民族语言的家底，积累了丰富的语料，培养了大批的语言学家，也为汉藏语系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更是新人辈出。许多有志于研究汉藏语系的年轻学者，一方面充分借鉴前人的成果，一方面对前人未能解决的难题进行攻关，力图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杨光荣博士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侧重于对汉藏语中同源词和借词难于区分的“瓶颈”问题从理论上和方法上进行新的探索。按照传统的做法，先大量搜集亲属语言中音近义通的关系词，在排除了借词和偶合后，便是同源词。但是怎样区分借词和同源词却始终缺乏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和方法。杨光荣博士采用非线性观点和网络特征探求词源，先将汉语和藏语本身的同源词考辨清楚，再进行比较，建立了同源词语义、语音二维度构造体系，将语义的核、类二分跟语音的声、韵二分统一起来，从而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杨光荣博士以其深厚的汉语功底和对藏语的刻苦钻研，历经数年，写成了这部颇具新意的《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专著，一定会引起中外语言学界的重视。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们预祝杨光荣博士再接再厉，在汉藏语系的研究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胡 坦

2000. 8. 31

## 序 二

汉藏语（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同源词研究，是汉藏语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比较语言学认为：认识语言发展的历史，就必须构拟原始母语；而原始母语的构拟，则必须建立同源词体系。所以，语言学家总是把同源词研究看成是语言历史研究中的核心部分。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不仅对于认清汉藏语的系属关系、历史演变非常重要，而且对于认识汉藏语诸民族的起源、演变以及民族间的交流、融合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但是，汉藏语同源词研究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这是因为汉藏语分化历史久远，分化过程复杂，加上语言接触、语言融合又与语言分化紧紧相伴，使得人们难以划清同源与借贷的界线，也不易确立使人信服的同源词语音对应规律。汉藏语的假设是19世纪才提出的，与印欧语系相比晚了一个世纪，其理论、方法的建设基础薄弱。印欧语经过200多年的研究，已证明印欧语系的假设是可信的，已确立的语音对应规律能够证明词的同源关系。现代语言学理论在语言分类上，主要是依据印欧语分类的原则和经验，但还未取得能够切合汉藏语特点的理论与方法。拿现有的历史比较法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汉藏语的同源关系，遇到了许多过去未能想到的困难。半个世纪以来，汉藏语同源词的研究，始终成为汉藏语研究中的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些语言学家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俞敏先生的声韵综合验证，邢公畹先生的深层语义对应，以及Paul. K. Benedict（白保罗）的远程构拟，

Jam. A. Matisoff (马提索夫) 的核心词构拟等, 在汉藏语同源词的研究中各具特色, 各有成就, 成为后人研究的重要基础。尽管如此,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到目前为止, 只能说还是处于初步阶段, 离成熟阶段甚远。这就需要有更多的语言学家扎扎实实地去做, 认认真真地去做, 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没有相当时间的积累, 没有语言学家之间的取长补短、共同努力, 没有相关学科的配合, 是不可能有较大突破的。

杨光荣博士的《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是近期我国汉藏语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个新成果。作者通过汉语和藏语的同源词比较, 在理论上做了思索, 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见解。比如他认为以往的词源研究是以历史主义为指导原则的, 是一种线性的思路, 提出以非线性观点探讨词源, 试图建立同源词语义、语音的二维度构造体系。又如, 作者在系联藏语同源词时, 看到同源词呈现网络状态, 如同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 还看到汉语同源词也存在这种现象, 在理论上做了一些分析。在同源词和借词的区分上, 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办法。

杨光荣博士对汉藏语历史语言学研究有浓厚兴趣, 多年来孜孜不倦地收集语料, 认真地思考。他原先是学习汉语史的, 在攻读博士期间又学习了藏语文, 具有从事汉藏语比较研究较好的条件。他在书中提出的一些见解, 我想对于汉藏语研究是有一定价值的。但诚如大家所知, 由于汉藏语同源关系的复杂性, 以及语言学家对其研究的有限性, 任何一种新见解(包括对理论、方法的认识)都有待实践的反复检验才能最后定论。

戴庆厦

2000年8月25日于

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 序 三

本书作者杨光荣博士，在其攻读博士学位以前，就已经着重攻读研究训诂学，写出了关于《说文解字注》的硕士毕业论文，受到了导师、评委们的好评。因此，他在古汉语方面，有较深的功底。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又用大部分时间学习敦煌古藏文和藏文文法，由于他是带着“任务”学习古藏文的，因此，起早贪黑地阅读、研究有关古藏文的词汇卡片和有关字典，为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准备了翔实的素材。

杨光荣在书中提出：“在系联藏语同源词时，首次发现，同源词是呈现网络状态的，类似于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这种新观念，不管是否尽善尽美，但总是一种突破，一种创见，值得称道。

万事开头难。他选择了难度很大的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相信会在藏学界“一石激起千层浪”的。

我俩是他的古藏文和藏文文法导师，衷心祝贺他、支持他博士论文出版，并相信他的专著，会在国内外同行中引起较大的反响。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教授：格桑居冕  
陈 践 践

2000年8月28日

## 自序

这部书，是我的博士论文。攻读博士学位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但论文的孕育却远不止这三年。

1991年10月，我应邀赴泰国出席第24届国际汉藏语言学术会议。在欣赏于曼谷的旖旎的自然风光之余，在流连于清迈的奇异的人文风情之际，心中不禁叹惋道：为什么作为汉藏语系的故乡对汉藏语系的研究却如此冷清？

1995年9月，我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考察国际汉藏语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之后，决定以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中的“瓶颈”——同源词的考辨及其与借词的区分为突破口，力图在布满荆棘的学林中劈出一条新路来。

决心易下，事情却难做。藏语汉语同源词的研究，自1926年德国人西门华德发韧以来，鲜有进展。同源词与借词的区分，更成为国际汉藏语系学界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世界级难题，除了付出的艰辛外，还要冒莫大的风险！然而，“汉藏语系的故乡应成为汉藏语系研究的中心”这一念头时时萦绕于心头，纵然有千难万险，也要去一搏！历经数度“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后，终于迎来了“柳岸花明又一村”！

看今朝，国际汉藏语系学界可说是群雄并起，诸说蜂出。晚出的“元历史比较”，在诸说中不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而已，尚需有识之士来扶持。

饮水思源。铭刻于心田的先生，他们是：马学良先生、戴庆

厦先生、格桑居冕先生、胡坦先生、孙宏开先生、陈践先生、曹翠云先生……，感谢他们的细心指点与热情帮助。

公元 2000 年 7 月于津门酷热中